

1
2
3
4

黑龙江省饒河县 西林子乡四排村赫哲族情况

(赫哲族調查材料之二)

內 部 參 考
請 初 外 傳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58年8月

說 明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于1958年5月到7月在原饒河县（現虎饒縣）四排村对赫哲族进行了全面的調查，参加調查的有风明彧、哈丹布和、尤志賢、何景山等同志。这份調查報告就是根据这次調查初步整理出来的。

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58年8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历史沿革

一、一般概况.....	(1)
(一) 地理环境和沿革.....	(1)
(二) 人口.....	(2)
(三) 民族名称和传说.....	(6)
(四) 姓氏和地名.....	(6)
(五) 社会沿革.....	(8)

第二部分 經 济

一、概 况.....	(11)
二、狩 猎.....	(13)
(一) 生产力及其情况	(13)
1.生产工具.....	(13)
2.狩猎组织.....	(16)
3.狩猎技术和方法.....	(18)
三、漁 业.....	(25)
(一) 生产力及其情况.....	(25)
1.生产工具.....	(26)
2.捕鱼技术和方法.....	(31)
3.技术的传授.....	(37)
4.捕魚組織形式.....	(37)
(二) 生产关系	(39)
1.生产資料的佔有情况.....	(39)
2.产品的分配.....	(44)
(三) 渔产量变化情况.....	(46)
(四) 习惯法及禁忌.....	(46)

四、农 业	(47)
(一) 生产力	(47)
1. 生产工具	(47)
2. 劳动力	(51)
3. 土地情况和农作物	(52)
4. 耕作技术	(55)
5. 农作物的灾害和防治	(58)
(二) 生产关系	(60)
1. 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60)
2. 租佃关系	(63)
3. 借贷及土地的典当和出卖	(64)
4. 僱佣关系	(65)
五、手 工 业	(71)
(一) 加工的季节	(72)
(二) 鱼皮的种类和用途	(72)
(三) 鱼皮的加工方法	(72)
(四) 兽皮的种类和用途	(73)
(五) 熟皮方法	(74)
(六) 制革方法	(74)
(七) 铁器加工	(74)
六、采 集	(74)
(一) 采集的种类	(75)
(二) 野菜、野果的生长地点和时期	(75)
(三) 采集方法和工具	(76)
(四) 加工和贮藏	(77)
(五) 传说和禁忌	(77)
七、副 业	(77)
(一) 打木柈子(劈柴)	(77)
(二) 打羊草	(78)
(三) 猪、鸡、鸭、鹅	(79)
(四) 烧锅、拉脚、驮运	(79)

第三部分 生活习俗

一、居 住	(79)
二、衣 饰	(82)
三、飲 食	(83)
四、节 庆	(84)
五、礼 仪	(85)
六、婚 姻	(85)
七、喪 葬	(89)

第四部分 文化教育和民間知識

一、文化教育	(92)
二、民間知識	(92)
(一) 时间的計算	(93)
(二) 预測年成和天气	(93)
(三) 季节的計算	(93)
(四) 度量衡	(94)
三、对自然現象的觀念形式	(94)
(一) 風	(94)
(二) 雨	(95)
(三) 雷和閃	(95)
(四) 梦	(95)
(五) 吉和凶	(96)
四、歌謡	(96)
(一) 难忘的一年	(96)
(二) 恋歌	(97)
(三) 怨歌	(97)
五、图案艺术	(97)

第一部分 历史沿革

一、一般概况

(一) 地理环境和沿革

四排村是饒河縣西林子鄉的一個自然村，緊靠烏蘇里江，距饒河縣城三十五華里，處于東經 134° ，北緯 47° 。四排村在民國時期建村，當時的行政組織有“會”、“排”兩種，“會”相當于村、鄉組織，每個“會”管若干個“排”，各“會”將所屬各“排”，從會址起按順序排列。四排是屬於某一“會”的第四排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現在。民國時期，四排的居民很不集中，二、三十戶人家，靠江岸零落分散居住，延伸二里多地，人們為了準確指明所住地方，又將四排分為“前四排”、“後四排”和“偏江帽子”三個地方。前四排位于現在四排的南面半里多地，現在沒有人家了。後四排就是現在的四排村。“偏江帽子”是根據對岸偏石頭而得名，座落在四排北面二里多地的地方，赫哲話叫“稍日庫參”，偽康德四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清理山沟，搞集村併屯，四排人口增加到九十戶，大部分是漢族，赫哲族僅几戶。偽康德九年，日寇為了防止人民通蘇，又將四排居民攆到遠離江岸的各村屯居住，并在四排駐警察防守邊境。解放以後，四排村仅有幾戶人家，一九四七年冬和一九四八年春，饒河縣人民政府將“七里沁子”赫哲族遷到這裡居住，成為現在的四排村。

饒河縣是靠烏蘇里江邊的黑龍江省的一個邊遠縣份，北面接連撫遠縣，西面和富錦、寶清毗鄰，南面和虎林接壤，東面隔烏蘇里江和蘇聯相望。饒河縣依山靠水，南部和西部的山地屬於完達山脈，多森林，生長着樺樹、椴樹、柞樹、松木及楊木，森林佔全縣土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這裡多棲居鹿、熊、鹿、野豬、狼等大野獸。北部的撓力河流域，撫遠境內的罕拉音河，濱江流域以及富錦境內七里河一帶形成三江平原的下游地區，多河溝、水渠。這裡多棲息着貉子、鼯鼠等小獸。這種自然條件很適合赫哲人的狩獵和捕魚生活。

本縣從緯度上看接近寒帶，歷年最低氣溫在攝氏零下三十五度以下，最高氣溫三十度以上。每年結冰期從十月下旬開始到十一月中旬完結，解冰期是在四月中旬。農耕期間從四月下旬到十月，約六個月，其間晴雨調和，雨量適中，適合農業生產。饒河縣土地也很肥沃，一般都是粘土或粘砂混合土質，適合水田耕作。各山溝和北部大草甸子都有待于開發，現在國家正在大力開墾，移民开荒，已建立大型國營農場——“八五九農場”就在東安鎮。隨着土地的開發，人口迅速增長起來，現在全縣人口約有一萬六千多人。

饒河縣在舊中國時期是著名的糧區，各山溝都種植豐產，所以居民過去多吸食鴉片，

赫哲族也不例外。但解放以后烟田变粮田，居民也不再吸食鸦片了。饶河稻米很著名。木材、大马哈鱼、蜂蜜、鹿茸、野兽皮张都是本县的特产。此外，大顶山还埋藏着铁矿，饶河县人民政府决定着手开采。今年将建成六座小高炉，准备炼铁。

饶河县在伪满时期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之一，李学万部队曾在这一带活动。

根据文献记载，饶河县行政机构的建置是在咸丰四年，最早是在“小佳河”设“卡伦官”，现在的饶河县当时在其管辖之下。其后，光绪十年，小佳河的“卡伦官”归属于富克锦（富锦）指揮，宣统二年又从富锦分离出来，在小佳河正式设立县衙（据说小佳河南二里地方，现在还存小佳河县公署旧址）。到宣统二年，小佳河建置已经八年，因为交通不便，将县址迁到乌苏里江西岸的东安镇。以后又经九年，民国十二年时县址又移到现在的饶河镇，并改名为饶河县。饶河镇旧名“团山子”。现在饶河县人民政府设在饶河镇。

（二）人口

这里不讲饶河全县人口，只讲其中的赫哲族人口。

赫哲族是饶河、虎林的原住居民。四排村是饶河县赫哲族唯一的聚居村。早年沿乌苏里江西岸赫哲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黄岗子、倒木沟、独木河、饶河镇、稍日古春、西通、川营、东安镇和夏营等地方。关于当时当地的赫哲族人口，我们只能根据付成山、何清山、付永生等人的谈法作个大致的估计，这些人都是原乌苏里江一带的居民，他们现在都已經五、六十岁了。

付成山讲：在民国时黄岗子有七、八家，独木河有十几家，饶河镇有五、六家，四排有五、六家，东安镇有十几家，夏营有三十多家，川营有十几家。总计有八、九十家左右。

何清山讲：在民国时独木河有十几家，饶河镇有十几家，前后四排有十几家，东安镇有十五、六家，西通有十几家。总计有五、六十户。其中不包括黄岗、川营、夏营的户数。

付永生说：在五、六十年前独木河有三十几家，饶河镇有三十几家，西通有七十几家，东安镇有七十几家。这样在五、六十年前这几个村子就有二百来户。

付成山和何清山所讲的较接近，付永生谈的是更早一些时候的情况。他们都肯定早年赫哲族人口比现在要多，沿乌苏里江岸相隔三、五里，十几里都有赫哲人居住。根据他们的说法，在民国时期这一带的赫哲人至少有七十户到一百户人家。如果每户按四口人计算，将有三百人到四百人。凌纯声在民国十九年调查赫哲族时，估计乌苏里江沿岸赫哲族有四百余，这和付成山等人的说法很接近。

现在四排村有居民三十九户，其中赫哲族二十五户，汉族十三户，俄罗斯族一户。全村人口一百三十一人，其中赫哲族九十八人，男六十人，女三十八人；汉族三十一人，男二十人，女十一人；俄罗斯族二人，男一人，女一人。

现在四排村的赫哲人多数不是原乌苏里一带的居民，而是解放后从富锦大屯，俄尔

当一带搬来的，当地的赫哲人只有五户，这五户是：付永生、何清山、付秀山、付成山和佟兴。付永生家十口人，何青山家四口人，付秀山家四口人，付成山家两口人，佟兴两口人，计二十二口人。如果把散在其它地方的原烏苏里江的赫哲族居民計在内，也只有十户左右，不超过四十人。

下面我們再来考查一下松花江流域和混同江沿岸赫哲族的人口情况。松花江沿岸現在沒有赫哲人的聚居村落，混同江沿岸有两个聚居村，这就是撫远县的“下八岔”和富錦县的“街津口”。下八岔赫哲族三十户，一百三十五人；街津口二十六户，一百三十三人。另外，撫远县城八户，海青有一户，勤得利有五户，同江有三户，富錦鎮两户，集賢县的万里霍通三户，苏苏屯五户，佳木斯市四户，包括其它散居各地的在内，估計不超过一百户，約五百多人口。这就是現在的松花江沿岸和混同江流域赫哲族人口情况。

过去是怎样呢？更早时候的情况很难估計，我們只能估計清末和民国初年的人口情况。这个估計是根据毕代奎、吳代才和尤长有等人的說法，这些人都已經有六、七十岁了。

毕代奎講：在民国时期苏苏屯有五十几家，万里霍通有二十几家，哈庫瑪有二十多家，大屯有八十多家，戈尔当有五十多家，下吉利有十几家。其它地方他就說不清楚了。

吳代才講：蒙古力有十四、五家，苏苏屯有三十多家，万里霍通有十几家，哈庫瑪有三十多家，回路有十几家，大屯有一百户左右，戈尔当有八十多户，下吉利十几家，古佈扎拉十几家，尼尔伯二十多户，图斯克二十多户，莫日洪闊十四、五户，哈玉七、八户，街津口三十多户，勤得利十几家。

尤长有說：敖奇有七、八家，得莫力二、三家，佳木斯有五、六家，蒙古力三、四家，音达木五、六家，苏苏屯三十多家，温陈岗二、三家，馬庫力一、二家，万里霍通十几家，哈庫瑪二十多家，回路四、五家，大屯六十多家，戈尔当八十多户，霍通吉菴五、六家，图斯克三十多家，尼尔伯七、八家，拉哈苏苏（同江）二十多户，齐齐喀四、五户，莫日洪闊七、八家，街津口十几家，得勒气三十多户，額圖二十多户，勤得利十几家，富唐吉三、四家。

这些都是大致的估計，所以难免有所出入，但还是大体接近的。綜合上述，估計在民国初年，松花江沿岸和混同江沿岸赫哲人大約有三百五十户到四百户左右，一千五百到二千人，至少不下三百户，一千人。凌純聲估計松花江和混同江沿岸有赫哲族七百八十余人，这个估計低于尤长有等人的說法，这可能是因为时间上的不同所致；凌純聲的調查是在民国十九年，尤长有等人說的是民国初年的情况。

估計我国境內全部赫哲族人口，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大約一千九百到二千四百人左右，至少不下一千五百人。現在赫哲族人口将近五百。

赫哲族人口減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們的調查有以下几点：

(1) 生活条件，卫生情况不好，发生传染病死亡。据付成山說：听他祖父講，在他祖父十九岁那年，烏苏里江沿岸赫哲人發生过一次天花，那次死了很多人，很多人家都絕了后。那次發生天花，付成山家也死很多人，他祖父兄弟九个人就死了七个兄弟，他的祖

父和一个兄弟因出外打围才幸免死亡。这一次發生天花是八十年前的事了。第二次發生天花是在他祖父四十多岁的时候，距今六十年前，这次天花也是死很多人，付成山的叔伯爷爷全家是这次死的。另外，付成山还记得發生过两次伤寒病也死很多人，一次是距今三十年前，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伪康德八、九年。

据尤长有講：在他十三岁的时候跟着大人从富锦去江东（苏联境内）打貂，經過倒木沟、黄崗等地方，赫哲人很多。黄崗有几十户人家，但第二年出圈归来經過这儿的时候，人差不多死光了。他們怕传染疾病，是就着村子走过的。

不仅烏苏里江边赫哲人如此，松花江和混同江岸赫哲人也是这样。据曹忠岐講：民国初年，街津口一次死了二十多人。

伪滿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防止赫哲人通苏联，将混同江岸嘎尔当、大屯、街津口、勤得利一带赫哲人都集中到离江边很远的一部落、二部落、三部落等沼澤地方。赫哲人在这里既不能狩猎，又不能捕魚，被迫用刨鍬开地耕种，結果吃不飽穿不暖，过着不如牛馬的生活，发生伤寒病而死了很多。一部落七十七口人，死了十八人；二部落五十五人，死了十六人；三部落一百零九人，死了三十五人。死者大部分是青年男女。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使赫哲族人口大量減少。

关于发生传染病死人，赫哲族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很早以前，一年春天，松花江岸赫哲人各村屯发生了一次天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当时有一个村落，全村人只剩下了一个姓吳的老人，其余的人都死了。

在發生传染病的初期，村子里每死一个人，老人和村中人将屍体抬出去埋葬起来，还要痛哭一场，到了最后，人們都病倒了，老人一个人不分晝夜烧水、做飯，侍候每一个病人。对病重者老人就一匙匙的喂水喂飯，对每个病人都是亲切的照顧和安慰，衷心希望他們恢复健康。吳老人完全忘記了自己，日夜不眠，忙碌不休，就是这样护理，每天也还是有几个人死去。老人太痛心了，眼睛里終日含着淚水。每死一个人，老人为了不讓活着的人知道，偷偷地将死者揹出去埋起来。病者問起某某人病情的时候，总是瞞着他們真情，安慰他們說“好的多了”。因为他不忍心再增加病人的痛苦，老人偷偷地痛哭，并祈求神的恩賜。最后，天花終于夺取了全村人的生命，只留下吳老人一个，他太孤单了，太痛苦了，終日痛哭不止。房子空空的，馬群沒人照管，鶴鶲鵠狗无人飼养。老人看到这些景象，也都要痛哭一场。到后来，老人眼淚都哭干了，但是还不能解除他的痛苦、悲伤。这样，老人創造出来“口銜琴”，吹奏口銜琴来表达他的悲哀心情。老人吹奏口銜琴太悲哀了，馬群都靜靜地听奏，鶴鶲鵠狗、花草树木也給予无限的同情。

这样，老人終日吹奏口銜琴，到处吹奏，來往于各个村屯，人們听到他吹奏口銜琴都要流下淚来。據說口銜琴就是这样传佈下来的。一般人很少吹奏它，因为它使人心情难过，使人回忆起这个痛苦的傳說。

从上述事实和傳說中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历代的統治者，清朝、封建軍閥特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都不顧赫哲族人民的死活，只顧榨取，对赫哲人不作一点好事，造成赫哲族人口的大大減少，几乎造成全部灭亡。这是赫哲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

（2）过江东、江北，到苏联境内的也有一些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东北的当时，

有些赫哲人和汉族人民一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残害，过江逃到苏联境内。在日伪统治时期，也有些赫哲人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越境到苏联去。

(3) 統治者的压榨，加上吸食鴉片，造成生活极端困难，死亡率大，生育减少。在軍閥統治时期和伪滿时期，赫哲族成年人差不多普遍吸食鴉片，反动政府不仅不禁止，反而提倡吸食。日本帝国主义者准許赫哲人吸食鴉片，发給烟証，配給烟膏。用鴉片收买赫哲人皮張。吸食鴉片的結果，赫哲人生活更加困难，生育减少，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低，死亡率大。

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赫哲族也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下，生产不断发展，帮助忘掉鴉片，制止其流毒，生活得到改善，卫生医疗条件也不断提高和改善，从而死亡率减少，生育率提高，人口迅速地增加起来。

四排村赫哲族年令組表

1958年5月調查

分組年令	性別	人數	性別	人數	合計	占全人口百分比%	年令組位
0—5	男	10	女	6	16	11.95	第二位
6—10	男	9	女	10	19	14.17	第一位
11—15	男	7	女	4	11	8.21	第四位
16—20	男	3	女	4	7	5.22	第七位
21—25	男	5	女	5	10	7.46	第五位
26—30	男	6	女	2	8	5.97	第六位
31—35	男	1	女	4	5	3.73	第八位
36—40	男	7	女	1	8	5.97	第六位
41—45	男	3	女	4	7	5.22	第七位
46—50	男	5	女	3	8	5.97	第六位
51—55	男	8	女	4	12	8.96	第三位
56—60	男	2	女	2	4	2.99	第九位
61—65	男	8	女	2	10	7.46	第五位
66—70	男	4	女	1	5	3.73	第八位
71—75	男	1	女	1	2	1.49	第十位
76—80	男	1	女	4	1	0.75	第十一位
81—85	男	1	女		1	0.75	第十一位
總計	男	81	女	53	134	100.00	

(三) 民族名称和傳說

1. 民族名称

关于赫哲族民族名称，我們在下八岔赫哲民族調查報告里已經詳細說过了，四排的赫哲族群众也証實了这些說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

赫哲族关于“人”有三种不同称呼，富锦、大屯以上地区称为“乃”，嘎尔当一带叫做“貝”，街津口以下则称“尼放”，烏苏里江一带也称“乃”。与此相应，关于他們自己，大屯以上地区称“那乃”，嘎尔当一带称“那貝”，街津口以下称“那尼放”，烏苏里江一带称“赫真乃”。“那”赫哲語是“地”的意思，所以那乃、那貝、那尼放意思是“此地人”、“本地人”。这种称呼原来也許是区别于他族的称呼，但是現在已經成為民族自称了。在赫哲人内部自称“那乃”、“那貝”、“那尼放”則更广泛、更习惯，但是对外则称“赫真”或“赫哲”。

另外，在这里需要做一个更正。我們在下八岔調查報告中說，苏联称赫哲族为“涅涅茨基”，这是錯誤。苏联对赫哲族不是称涅涅茨基，而是称“那乃”。那乃和涅涅茨基并不是一个民族，我們誤認為涅涅茨基就是那乃。苏联現在称呼赫哲族为“那乃”就是根据他們的自称。

2. 民族历史傳說

关于民族历史傳說需要补充的材料也不多，这里的赫哲人都傳說他們是金兀术的后代。关于金兀术和岳飞作战經過的說法也大体一致，但也再作一些补充。他们說，当时古城人口三十万。城破后金兀术人退至阿城附近过冬，第二年开江以后才放筏木顺江而下，大部分人驾到苏联那边去了。但沿途也留下一些人，目的是为了随时报告敌人的消息，據說現在我國境內的赫哲族就是这样被留在这边的。

金兀术率领余众敗逃，岳飞在后追赶，追到牡丹江边，岳飞因为不能渡江而回，所以赫哲人称牡丹江为“牡达桂尼”，意思是“回头”。牡丹江的名称也許出于赫哲語“牡达桂尼”。

留在这边的赫哲人本来打算以后找自己人的，可是以后这边也安定了，而且自己人又所去很远，他們就在这边居住下来。但是据說，过了很久以后，上游地方人多了，和下游地区开始通航，江上来了大船，赫哲人还誤認為是敌人来了，他們害怕，有的男人还逃到山上躲避。以后，看来沒有事，慢慢的这一带人也多了，才安下心来。

(四) 姓氏和地名

1. 關於姓氏

赫哲人姓氏有的从所住地区而来，有的起源于兽或其它某种物，每一个氏族有一个

姓氏，但同姓不一定是同族。現在他們單字姓氏是汉族影响的結果。單字姓氏有的是从赫哲姓氏的字头音轉變過來，有的从赫哲姓氏的意象轉化而來。過去赫哲族人對漢字姓氏不很重視，所以改姓、隨姓的事也是有的。赫哲族的姓氏有如下種種：

毕——“畢拉達克”，據說是由畢拉河而來。

尤——“尤克日”，不知其意。

吳——“吳丁克”，據說是起源吳丁克河。

葛——“葛以克日”，不知其意。

付——“付特哈拉”，意象是早柳。

何——姓何的有兩個：一個叫“畢拉扎卡”，意象是河沟子；另一個叫“何哲熱”。

董——“董抗”，不知其意。

黃——“蘇陽卡”，黃色的意象。還有一個姓黃的叫“朝日朝恩克”，從黃狼狼而來。

胡——“馬林卡”，意象是虎，由虎變成胡。

佟——“給溫卡”，意象是銅，由銅變成佟。

陸——“烏審卡”或“陸義勒”，不知其意。

另外還有個別姓齊姓張的，據說都是改姓隨姓。

2. 地名

早年，松花江下游和混同江南岸都是赫哲人居住，所以地名也多出于赫哲語。現在很多村、屯地名也沒有改變，茲列舉如下：

放奇——意象是“抄羅子”（捕魚工具），可能是由於這個地方多用抄羅子撈魚而來。

得莫力——赫哲語是形容緩慢行走，可能根據這地方水淺，行船緩慢。

佳木斯——意象是骨头。

蒙克力——不知其意。

普達木——赫哲語“普達”是狗，大概這地方使用狗的多或者此地狗在那方面出名。

苏苏屯——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松樹林的意象；另一種說是荒蕪。

溫殊崗——意象是跳路神所達到的終點。赫哲人春秋跳路神，不僅在本村跳，而且也去附近各村屯跳。不知那屯跳路神，到這兒是終點。

馬庫力——根據馬庫力山、馬庫力城而來。

哈庫瑪——不知其意。

万里電通——古城的意象，這兒有古城。

大屯——赫哲語叫“富特黑恩”，汉族稱富克錦，不知其意。

嘎爾當——清朝官職名稱，因為在這裡設有“協領公署”，其官叫“嘎爾達”。

霍通吉林——城崖子的意象，這兒沒有古城，有大崖子。

下吉利——赫哲語也叫“吉林”，汉族稱叫成“吉利”。因為上面還有一個吉林，為了區別兩個吉林，下面的就稱呼下吉利了。

古佈扎拉——這兒曾住過叫“古佈扎拉”的人，村名是由人名而來。

薩魯霍通——“薩魯”是人名，“霍通”是城，根据人名而来。
图斯克——根据山嘴子伸展到水中地形而来。
尼尔伯——这地方江水容易出床，“尼尔伯”赫哲話是水出江床的意思。
拉哈苏苏——（同江）廢墟的意思。
齐齐喀——“咬牙魚”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此地多产咬牙魚。
莫日洪闊——放馬場的意思，这里是草甸子，适合放牧。
街津口——此地曾住过一位叫“街津”的老人根据人名而来。
得勒气——小死河湾子的意思。
額圖——不知其意。
勤得利——赫哲話叫“气俄林”，意思是这儿居住着“奇楞”人。奇楞赫哲語發音是“气俄林”。
富唐吉——旱柳的意思，根据此地生长旱柳而来。
八岔——意思是夹芯子。
浓江里——赫哲話“浓給安”，意思是綠色，根据此地山青水秀而来。
依日昽（撫远县城）——网灘的意思，这里是打魚的网灘。

（五）社会沿革

1. 清代

清朝时期在“三姓”設有副都統，赫哲族在三姓副都管轄之下，赫哲人每年要向三姓进貢貂皮及其它貴重野兽皮張。以后在三姓副都統之下，在嘎爾當設立協領公署（何年不詳），直接統治赫哲人。根据文献資料，赫哲人在光緒八年被編入八旗，分为四个旗：苏苏屯一带是正白旗，大屯一带是鑲黃旗、街津口一带是鑲藍旗、勤得利以下是正紅旗，烏苏里江岸赫哲人也分別属于鑲藍、鑲黃和正紅旗。

协領公署最高官职是“嘎爾達”，嘎爾達下有四个“章京”（赫哲話叫“佳任”）每个章京分别管轄一个旗的人。章京下各村屯有“哈番”、“撥什庫”直接統治各村屯居民。嘎爾達、章京都由滿州人充当，哈番、撥什庫才由赫哲人担任。

协領公署有四百名兵，从四个旗的赫哲人中征集，分別由四个章京掌管和訓練。这四百名兵并不是常駐軍，每年春秋分别訓練一个月，每次一百人。訓練完毕回家照常生产。赫哲族男人在清朝时期都有当兵的义务，男子到十八岁以后都要上“档子”（就是上兵冊），每月发給十二两銀子，直到当兵期結束。据说当兵都是騎馬，馬是自己家的，沒有的要借用他人的馬。吃的也是自己帶，每次受訓一个月，携帶小米半斗。受訓期間多是拉弓、射箭、練姿勢、还要担水、砍柴、喂馬，作各种杂活。弓拉的好、箭射的远、姿勢端正者受嘉奖，不好則受罰、挨打。

在清朝末年，給赫哲人分配土地，名为“恩科地”，作为养兵之用。据说每个男子分給十四垧二亩地。不过赫哲人自己开垦耕种的很少，除少数人家僱人开垦之和之外，

絕大多数人家都是放荒以后卖掉。

清朝时期赫哲人基本上过着吃魚肉、兽肉、著兽皮、魚皮的生活。少量的布匹、小米及其它生活必需品則从三姓地方买回。

2. 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将清朝的統治阶级推翻了，旗制取消了，赫哲人也不再当兵，哈番、換什庫不复存在。據說民国元年还發放过最后一次旗兵餉。

在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前后在富錦、同江、撫遠、饒河等地都建立起州县制，隨之赫哲人都分別归属于所住地区的县份管辖之下，沒有单独的行政組織機構。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汉族大量移入松花江下游，这个地区人口增长起来，县城所在地出現了商店、皮庄，也有行商来往于各各村屯。商业資本侵入边远地区，发展了商品經濟，赫哲人不再是主要为自己生活需要，而是为出售狩猎、捕魚，然后换取一切生活所需。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赫哲族的阶级分化加速了。

也在这个时期，因为这一帶种植罂粟，赫哲人較普遍吸食鴉片，从而受害甚重。

从清朝末年开始，特別民国以后，赫哲族和汉族杂居起来，相对成为少数，因受汉族先进文化影响，各方面都迅速发展起来。赫哲人学会汉语、汉文，学会了种地，受汉族生活习惯的影响，赫哲族和汉族通婚也比較普遍，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發生了根本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东北后，赫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遭受到奴役和摧殘。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赫哲族的統治采取另一套的毒辣办法，利用赫哲人枪法准的特点，对付抗日联軍。但是赫哲人不甘心替日寇服务，不堪压剥，有的逃到苏联境内。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赫哲人严加防备，限制赫哲人捕魚、狩猎，稍有可疑行为就逮捕审訊，使赫哲人生活不得安于。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富錦县的大屯、嘎爾當、圖斯克、額圖、街津口一帶赫哲人強迫集中到所謂一部落、二部落、三部落等地方，使赫哲人离开江岸到深山密林里，砍倒大树，用刨耙开地播种，过着不如牛馬的生活，結果發生傳染病死亡很多人。赫哲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痛恨极了，紹興歌子痛恨日寇给他们苦难生活。內容大意是这样：

难忘的康德八年呀！

矮个子們（指日寇）強制我們赫哲人归部落，

抛家棄業，扶老携幼，

哭着走那人跡罕見的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

泣着渡过那野兽都不到的大深浅沟子里。

难忘的康德八年呀！

矮个子們強制我們赫哲人归部落，

沒有吃的，沒有穿的，

採冬青煮着吃，掏雞蛋來充飢。

难忘的康德八年呀！

矮个子們強制我們赫哲人歸部落，
少吃無穿這還不休，
有病沒人治，青年男女死的无数，
拋下亲人，含淚度日，無處傾吐苦水。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赫哲族实施毒化政策，对赫哲人提倡吸食鴉片，發給吸烟証，准許公开吸烟。但对赫哲人重要的生活、生产需要却置之不顧。狩猎、捕魚生产都受到限制，农业生产工具几乎一无所有，加上吸食鴉片，造成生活极端困难的境地，人口大为减少。

3. 解放后的变化

解放以后，赫哲族人民群众也和国内其它各地少数民族一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和提高。一九四八年从“七里沁子”搬来四排时，生活非常困难，沒有吃的，沒有穿的，有的人沒有褲子，只好圓馬皮，圓草袋子。全村只有一头牛、一匹馬，当时因为劳动力不足，人拉犁耕地。当年沒有吃的，政府撥給粮食；沒有穿的政府賒給布匹，度过了严重的困难日子。一九五二年四排村赫哲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最先成立了初級生产合作社，耕种水旱田三十一垧，牲畜增加到四十多头。一九五六年轉为高級社，全年收入9,300元，其中农业收入为2,880元，副业收入6,420元，除購置生产資料和公积金外，每个劳动日分得0.75元，蓋房子六間。一九五七年每个劳动日分得0.84元。一九五八年計劃种水旱田五十一垧，比一九五七增加十八垧。現在有二十三头牛、四匹馬、两付双輪双鋒犁、三付木犁、鋼搶五支、魚船八支、各种魚網魚鉤二十多付。今年計劃挖墓子两处，收入11,000元，挖十个鹿窖，抓十支鹿，农閑期还要采人参。

在今年大跃进中，最早实现滿肥社，是全县最早种完苞米的生产社。綠化、除四害都是四月十五日报捷。

現在赫哲族絕大多数人从事了农业生产，稻稗不分的时代过去了，只搞副业的情况改变了。他們現在的生产方針是农副业相結合。过去靠政府供应粮，現在出卖余粮了。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耕作技术，自己創制了小麦播种机和剗穢机。今年种水田五垧，旱田普遍春翻地，小麦播种質量也有很大提高，劳动热情很高。他們的口号是：多种一垧地，多卖余粮給国家。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赫哲族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多数人都有几套衣服，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穿花衣服。全村有三台縫紉机。居住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四排村二十五戶赫哲族当中，达到富裕中农生活的有十一戶，中农生活水平的有八戶，下中农或貧农生活水平的仅六戶。和解放前或解放当时比較起来，生活水平普遍上升了。

文化教育和卫生情况也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1953年省里撥給三千多元修筑一所很漂亮的小学，天棚地板，桌椅質量都很好，有十二名小学生。几年来小学毕业的有十六人，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計劃今年“十一”前扫除文盲。

医疗卫生方面，省也撥給一笔經費，去年县里又組織一次性病治疗，乡成立了医务

所，社里也培养了一名医疗員，跳薩瑪治病的时代成为过去了，新一代不知道薩瑪是怎么一回事。

政治方面也有很大提高，仅幽排村赫哲族就有省人民代表一名，县人民代表一名（同时是县人委委员），乡人民代表两名（同时是乡人委委员）。

几年来省和地委曾多次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全国各地或省内各地参观，前后参观的计男女十名，其中到全国各大城市参观的四名，省内参观的六名。

几年来，赫哲族人民通过党的教育和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深深感到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照顾。所以他们真心诚意的拥护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話、听毛主席的話，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部分 經 济

一、概 况

在赫哲族的经济生活中狩猎、捕漁生产占主要地位，农业占次要地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漁、猎生产。在他们劳动的收入中猎获品的收入占大部分。种地主要是为解决自己吃粮，但实际上很少能完全解决吃粮，一部分或大部分还是靠外买。除少数大戶人家出租土地或僱人耕种之外，赫哲人多是种一两块地，种苞米、谷子、大豆等，耕作技术粗糙，播种以后，翻一遍，待秋收割。

赫哲人从事农业是在汉族直接影响下开始的。时间上是在清朝末期和民国初年。在这以前，赫哲人吃粮都是从“三姓”地方买来，但那时候，一年之中魚肉、兽肉是主食，吃粮很少，多的几斗，少的几十斤也就够了。赫哲人开始种地，一方面是随着这一带的人口不断的增多，所能捕到的魚和兽运量减少。另一方面，看到汉族种地，向他们学，也想解决自己的吃粮。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向汉族学习种地。

赫哲人开始种地的时间也早晚不同，上游地区赫哲人开始种地较早，距今已经有一百年左右时间，下游地区较迟，距今还不过四、五十年。

赫哲人虽然开始种地已经几十年，但直到如今，多数仍以农业为副，有些人还不完全习惯农业。这说明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代替是相当长期的过程。

但是在赫哲人中也出现了少数占有几十垧地甚至百、八十垧地的地主，他们都是清朝的官吏，如哈番、撲什庫等等。他们有錢、有馬匹，占有土地并大量出租或僱人耕种。这说明赫哲人已经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但是赫哲人的地主很少完全靠土地收入过活，更多的財源还是依靠猎业。

赫哲族大戶人家，主要都是在上游地区，例如、苏苏屯的海福、庆撲什庫、台撲什庫、大屯的张凱喜和何德成，嘎尔当的苏孟額等。下游地区大戶人家较少、有养十几匹馬的，但种的地都不多。

民国初年，这些大戶人家逐渐破产，到了伪滿时期就更不行了。破产的原因是：

(1) 吸鳴片，好喝酒；(2) 猎业收入减少，狩猎不象往昔那样得利、(3) 不习惯农业生产。这样欠下很多债务，不得不出卖或典当土地。

赫哲族的猎业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但各地区情况不完全一致，上游地区多平川，可以騎馬狩猎，适合打鹿茸。下游地区多是步行撵皮子，而且捕魚的比重也較大。

距今四、五十年前，貂皮很值錢，那时赫哲人多去远地捕貂。松花江流域赫哲人到三姓西边鷄冠河地方捕貂。混同江沿岸赫哲人去江北朗格利一带地方去捕。烏苏里江赫哲人则去江东尼曼河、吉星河一带捕貂。但近四、五十年来貂很少了，也就沒有人捕貂了。

鹿茸价值很高，一付鹿茸价值几百元，甚至一千多元。打鹿茸是在阳历四、五月间，因为这时候茸角长成了，最值錢。但是打团并非是只打某种动物，不打别的，而是碰到什么打什么。

貂皮、茸角、貉子皮、元皮等成为商品是很早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出售卖錢，很少自己使用，只有不太值錢的狍皮、狼皮、熊皮、鹿皮自己使用。兽肉自己消費。

早年，赫哲人狩猎是使用弓箭和“激达”槍（孔枪）。自从有火枪以后弓箭被淘汰了，但是“激达”槍作为輔助工具一直沿用到如今。赫哲人，出外狩猎多是携帶“激达”槍作为防身之用，沒有火槍的时候，也可以用“激达”槍杀死熊和野猪。

繼火繩槍之后，先后出現了洋炮、“別拉彈克”槍和十响“毛瑟”槍，以后又有了套筒槍和连珠槍。赫哲人使用这些槍已經四、五十年了，这些槍支多数是从俄国人手里得来的。火槍的出現，猎获物成为商品，促进了赫哲人的阶级分化。猎获品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商品的不得而知。猎获品成为商品之后，什么山貨皮張值錢，赫哲人也就想办法打这些东西。更早的情况則不太清楚，距今三、四十年前是赫哲人狩猎的繁榮时期。那时候松花江流域赫哲人主要是从事狩猎活动。每年四、五月間各屯或几个附近的村屯联合起来，組織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一伙出去打鹿茸。組織狩猎活动的人被称为“老德瑪发”，汉人称为“把头”。当把头的多是大戶人家的好炮手，槍多馬多。参加打猎的人都是騎馬，沒有馬的就借用別人家的，炮手沒有槍馬，把头把自己的借給他們或从別人家租給。槍馬不能无代价的借給，馬分一个股，槍分半个股，这样有槍馬的入家，自己不出圍也能分得一分或几分猎获成果。如果自己也出團，那就分得更多了。这样就出現了占有生产資料而剝削他人的現象。

早年，赫哲人的猎获品都是去三姓出卖，然后从三姓买回粮食、布疋，和其他生活所需，但是近五、六十年来，富錦、同江、撫遠、饒河等地人口逐渐增多，發展成为城镇，猎获品可以在当地出售了，并买到粮食、布疋和其他生活所需。就不必再到三姓去了。从此，商品經濟深入这些地区，瓦解了赫哲人的自然經濟。布疋代替了兽皮衣服，粮食代替魚肉，成为主食，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方面是进步現象，另一方面赫哲人又加上一层商人剝削，許多人向商人借錢，賒欠商人的东西；欠下商人的債務，打住鹿茸和皮張时，不得不卖給皮庄，皮庄則压低價格，扣下債務，这样赫哲族的猎人就永远摆脱不了商人的剝削。